

民國前後讀書生活

李 樸 生

從蘇門答臘讀到廣州

我出生在印尼（當年是荷蘭的殖民地）蘇門答臘屬亞齊的港口；華僑只有一兩千人，以勞工為多，文化極落後。我們一羣野孩子，整天都跑到街上，有時遊戲得很好，有時打架生事，家長們都感到有管教這一羣野孩子的必要。

適有位趕牛車的工人，能識紅皮書（三字經，千字文）及四書，家長們便聯合請他設一間私塾，送我們去讀書。他不會解書，只會要我們背書。因為他趕慣牛車，氣力大，如果我們不聽話，他毫不客氣地拿起鞭子便打。在那時代，家長們對老師體罰學生，認為是嚴的表現，是好的教育，對他倒有好感。我們因此對他更畏怕，不敢太頑皮，懂得點守規矩。

年紀輕沒有社會經驗，不明白其道理，翻翻覆覆的背四書，當時覺得很討厭。但後來讀高等師範，國文一科，有四書做根底，造句與說理，頗得老師們的嘉許。到社會做人，做官，做事，

更受益不淺。四十年來，我歷經危險的災患，能站得住腳跟，守得住方寸，俯仰無愧，四書熟讀的影響極重要。

我十五歲，不識字的母親把我送回廣州升學。到廣州後，家住西關，在春節的時候，我姊姊和哥哥十分緊張，據說是新軍起義。我不懂國事，毫不在乎。五月因水土不服，患腳氣病甚重，不能走動。直到十二月，病在家裏。無聊之至，便找小說來看。三國演義，春秋列國誌，瓦崗寨……看得很有興趣。我本來文字不通，看過這幾套小說，文字稍通，並且有若干的歷史淺識。

十六歲，三月二十九起義，廣州極為震動。我們雖住在西關，不聞槍聲，但鄰里的緊張神氣，使我意味着事情很大。尤其我姊姊和哥哥激昂憤慨，痛恨滿清官僚誤國的說話，把我也引導到反滿方面去。（後來纔知道我姊姊是同盟會會員，在香港參加唯一趣報的工作，所以我姊姊和哥哥都贊成革命）

我在亞齊，每到星期六晚，都可以見到荷蘭

水兵喝醉酒，追逐華僑和土人拳打腳踢，令我們氣憤而遠遠走避。我們不懂民族主義，但恨荷蘭鬼欺壓我們，希望唐人能夠和他們抵抗。現聽到姊姊和哥哥罵滿洲官僚腐敗禍國，所以被外國欺凌侮辱，心理自然趨向革命。而一連串的溫生才槍殺李琦，林冠慈、陳敬岳謀炸李準，李沛基炸殺鳳山，都發生在廣州，轟動社會，把我們不懂政治的年青人，也刺激得躍躍欲試，及武昌起義，廣州更是風聲鶴唳，「革命黨來了」的耳語很多。而「京陷帝奔」的電報公開了，人心振奮，清朝的大官如張鳴岐李準等知大勢已去，也就願和平的交出廣東。廣東獨立了，武昌的軍事却没有進展，於是許烈壇、周心等發起組織義勇軍北伐，先開辦一個「軍事體育會」免費招青年往受軍事訓練，六個月結業，說可以擔任排長，出發北伐。我在家中未入學，無所事事，知道有軍事體育會免費招生的消息，便報名。

我從未穿過操衣，更未受過兵操，到軍事體育會穿起操衣，在操場上聽口令，學立正，托鎗

等動作，很覺有趣。尤其是許烈壇先生穿了配有金線的軍服，長統馬靴，是我第一次見到中國可羨慕的軍官！

有一天，我們到一個學校的操場操散兵式。這操場很大。操場之外有一個高聳的鐘樓，兩傍各有一座兩層的大建築，是我從未見過的大學校。私問同隊，知道是兩廣優級師範學堂。（後改為廣東高等師範，再改為廣東大學，再改為中山大學）

清宣統退位，軍事體育會參加北伐的計劃取消，我們匆匆結業，頗感失望。加以面臨升學問題，不知如何打算。

中華民國成立，我跟哥哥入育才書社讀書。

課程分配，是上午學英文，下午學中文，而所注重是英文，中文很馬虎，聊備一格而已，上課隨便，人不多。我因為中文差，兼上中文課。

育才書社是私立的。因是英國人主持，教英文頗嚴格，畢業成績好，向海關及洋行找職業，較為容易，待遇也較好，所以在廣州負盛名。陳公博也會在這個學校讀過書，我和他的內兄同班。我家離育才很遠，下午上課，來往極費時間。而且要交學費，擔負也不輕。到了暑假，我便想轉學。但轉到那裏呢？家中因不知各學校的情形，全無主意。一天，我在大街上看到一張貼在牆上的招生廣告，說免收學費，還有宿舍可住。我

非常高興，細看下去，原來是優級師範附屬中學招生廣告，又憶起那個會操兵的大操場，即想去投考。可是回到家裏和姊姊哥哥商量，他們說我未讀過小學，有許多學科不懂，不會考得上，把我澆了一盆冷水。

我因為免收學費和那個大操場的吸引，便不顧成敗，決心去試試。報名的時候，我不想用我的乳名「沃齡」，因在家裏，我從南洋新回，語言不流利，不懂交際，粗手笨腳，戚友們對我都認為南洋仔，傻頭鵝，我便臨時改名「樸生」有柳宗元郭橐駝傳「名我固當」之意。

天地玄黃洗脚上床

國父講
演三民主
義的廣東
高師禮堂
（作者畢
業於高師
服務於高
師，出入
此堂凡十
四年。）

到了入學考試那一天早上，我靜悄悄地拿了墨盒毛筆，六點鐘便出門，走了一點多鐘纔到小南門。點名入教室，分發國文題目，是長長的一條，說什麼「顧亭林謂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……苟清議猶存，尚可維持正氣于不墜。清議亡，而干戈至矣。」把我嚇得一跳。幸而靜心一想，我雖然不識顧亭林為何人，從清議兩字發揮，也較勝于交白卷。于是我把辛亥革命之成功，說是得力于報紙的清議，所以能維持正義，建立民國。算術試題是考四則。我只把手指來計得數，監試先生問我為什麼不寫算式，我老實回答，沒有學過。監試先生笑一笑便走開了。

最有趣的是博物（常識）題問「十字花科的特徵為何？」我隨便答「十字花科的特徵是花像十字一樣。」又問「魚游于水，何以能浮沉？」

我答『魚游于水，將尾一擺，將身一聳，便能浮沉。』又問『蛇無脚，何以能行？』我答『蛇將其身一伸一縮，便能行。』我都知道答得不正確，望文生義，隨便就所知寫上，免交白卷而已。考試完畢回家，不敢把考試情形告知姊姊及哥哥。到發榜那一天，我考慮再三去不去看榜。卒鼓起勇氣，走一個多鐘頭的路去看榜。我看榜，真和廣東諺語所說『番鬼佬牒榜，』從最左，最末的備取生看起。備取生沒有名，心裏已感到沒有希望了。但不能不繼續看上去，在正取生的末，（共取五十名）第四十二名竟是『李樸生，』

『我喜出望外！』

高等師範（是優級師範改名）的講堂有兩大座，附中是在東講堂朝東一排的教室，另外在圖書館樓下有音樂教室。我到附中上課，很同劉嫻嫻入大觀園。上音樂課，不會去找音樂教室。第二次，纔跟同學到音樂室，見老師在黑板上寫一系列一的12345等字，忽然大家唱起墮里美化梳的歌來，我非常奇怪，却不問同學是什麼道理，只呆呆地在聽。

我上博物課，老師講到秋天樹葉會變為紅色。這和我在亞齊和廣州所見不同，（亞齊和廣州的秋天，樹葉仍是綠的）我便站起來問『為什麼樹葉到秋天會變紅色？』不料老師把眼一瞪，用教鞭指着我，喝說『你這新生，就來作怪麼？』把我嚇得趕快把屁股往下坐。從此四年多，我不敢再向老師發問。我後來教書，鼓勵學生多發問，就因為曾身受不准學生發問的壞處。

我自己知道功課基礎不好，宿舍一有牀位，

便搬進去。從此，我在高師的大宿舍，連續住了九個年頭。每天在早六點以前，一定起牀，拿了一本書，到校園的石路上，做柔軟操，散步，看看書。七點早餐，休息一會又看書。中學一二年級的教科書，都可背誦。學年考試，我升上二十多名（座位掛列是按考試成績作序次）我免了留級的恐懼了。

我在附中讀書雖然免收學雜等費，但膳費要四塊錢一個月，零用也要兩三塊錢，家裏仍感到困難。到了第二學年，知道陸軍測量學校招生。這間學校不止免學費膳費，操衣也由學校供給，另有津貼。我便準備考這間學校，每晚回家補習算術及代數。我哥哥的數學，在育才書社是成績最優的一位。我投考測驗，一共考三天，都及格，最後一場驗目力，把我淘汰。說我是近視，我纔恍然在教室看黑板的字，常是模糊不清的原因。

民國三年，家況更困難。五月，我回家拜父親忌辰（逝世紀念）我姊夫恰好從香港回來，談到我的讀書費用問題，覺得讀中學沒有用，畢業了還要升學，不如停學找工作。我姊夫是香港利民與國織造公司的董事，答應收我做學徒，學織造線衫。我不願停學，我自知手笨，（在學校的手工課，我成績僅能及格）學織造不會好。商計結果，我幸得繼續上學。

我是好動的，下午下課後，便想打球，恰好有十多位同學向學校取了一個足球在球場上踢，我便參加，踢足球容易把平常穿的皮鞋踢壞，怕家裏責怪，便脫了皮鞋，赤腳來踢。我在亞齊是慣于赤腳跑走的，所謂『天地玄黃，洗脚上牀』

不到睡眠上牀的時間，我們是不喜洗脚穿鞋子的。所以我赤脚踢球，很是自然，但在許多斯文的同學眼中，即覺奇怪。現在臺北經濟界大名鼎鼎的張效圖先生，在附中讀過，隔別了四十多年，在臺北見面，還記得我這個赤脚球員。

馬棚大火救人一命

民國五年，袁世凱稱帝，我們的中學畢業證書，是洪憲元年。我因為反對袁世凱，沒有領證書。現在想起來，這張畢業證書有歷史價值，又可惜當時不去領了。（我們當時的中學是五年制，後來改為四年制，再改為初中三年，高中三年制。）

中學畢業，直升高師，不必經考試。家中雖曾研究過負擔問題，但高師是全免費的，負擔不會重，所以我就很容易得准升學。我初入數理系，後因見數學難，即轉文史系。（當年轉系很容易，不如現在規定之不合理，轉系要有八十分之成績）民國六年，朱慶瀾先生任廣東省長，為桂系軍閥所制，政治上無所作為，便提倡教育。國民學校畢業，他也去參加。又提倡辦童子軍，命高師多選學生去受黃憲昭先生主辦的童子軍領袖班訓練。報名有七十餘人，我是其中之一；還有現在香港，曾創辦廣州大學的陳公達博士（已七十七歲，今年出版其回憶錄，題名中國大學教育五十年，內容豐富）以教育學者出名的譚維漢博士，都是同班。半年結業，高師即在校內組織童子軍，報名過百人，我被選做一個小隊的隊長。現任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，在海外工作極有貢

獻的朱瑞元先生，是附中學生，編在這小隊裏做隊員。後來，我和朱先生參加廣州市教育局，把廣州市的童子軍統統組織起來。六月廿三沙基慘案發生，有童子軍被英兵打死，我非常憤慨，便加入中國國民黨，一起去打倒帝國主義。

春節，我到香港送陳肇宏君（中學同班，往法國學美術。畢業後在上海美專任教。後在桂林山岩上寫生，跌死）遇張霖君（現在香港做生意，每逢假日，常作登山旅行）邀我住在他家裏，並幫他父親的馬票棚賣馬票。我非常高興；因我從來未看過賽馬。香港賽馬，最熱鬧就是元宵的打吡賽（是限于純種馬比賽，獎金最多，是一九三〇年打吡伯爵開始，故名打吡賽）是日紅男綠女，游客如雲，下午一時左右，我正站在轎子上，叫賣馬票，忽然棚柱動搖，棚頂倒塌，我急跳在辦事枱底下，樑柱跌落，給枱面擋着，幸免受傷。狼狽爬出棚外，一站起身來，便見黑烟沖起，風正大，轉眼便有火燒過來，我們忙去搶救被棚壓着的人。火來了，救不及的，眼巴巴見着他們掙扎、痛呼、哀號而死。火後統計，三小時的焚燒，檢到屍骨有一千七百人，是我生平第一次見到的大慘事！

直到今日，已隔五十多年，跑馬地街坊猶延請僧道念經，祭拜冤魂。我幸而學過童子軍，打過球，手脚靈敏，跳避得快，得免于禍，還能救人。

民國七年，北洋軍閥與日本軍閥勾結，擬訂軍事密約，消息洩露，留日學生紛紛反對。丘念台先生（監察委員，前數年在臺北逝世）陳延炯

先生（現在臺北，民航公司董事）回廣州，到各校籲請大家共起反對。我們便響應他們，聯合嶺南大學、培英中學、南武中學、省立女師、私立公益女師等校，組織廣東省會學生聯合會，並推我和趙九疇君（現在美國）到汕頭向各校聯絡。

暑假高師三位同學梁寒操（現任中國廣播公司董事長，是研究三民主義的權威，著名的詩人）林卓夫（對日抗戰期間，在澳門擔任抗日重要任務，為日本特務所刺殺）及我，聯合南武兩位，嶺南一位組成四鄉通俗講演隊，擎着旗幟，搖着銅鈴，準備好一幅中國大地圖及若干統計圖表，在廣州市廣場及往佛山、三水、高要等縣演講。（路過名勝鼎湖山、寺僧出紀念冊囑題，時梁寒操先生已有才名，便推他寫了一段小記。我真願光復大陸後，再到鼎湖山，看看這一篇小記尚存否。）這是廣東學生界的創舉。我們又組織一個話劇團，演員現在香港者有陳良烈、雷惠明二位（有名的教師。）都非常叫座。我們還開辦幾間義學，校舍是由熱心屋主捐出，教員由熱心師範生義務擔任。（現在香港的李懿生女士，曾擔任過多時的義學教師）為宣傳救國，報導會務，出版了一個月刊。現在香港主持獅子山雅集的陳炳權先生，曾任主編。

第一次晉謁 國父

後來廣州學生因對(1)罷課問題，(2)檢查劣(日)貨問題，意見不同，（現在臺北的甄殷民女士，是反對罷課的省立女師代表，在南美的陳肇榮先生是主張罷課的法政專門代表），分裂成兩

個學生會。主張長期罷課及組織檢查隊到碼頭檢查入口貨物一派，由張啓榮、劉爾松（後參加共產黨，為工運領袖）等，另組廣州中上學生聯合會。做學生而長期罷課，每天跑去碼頭檢查入口貨物，不惟荒廢學業，而且因檢查涉及商人利益，便有賄賂等弊病，為輿論所抨擊，他們也漸漸復課，也不能不停止檢查貨物了。我們於此，確有先見之明。

翌年，北京五四運動發生，抗日的工作，我們已做得很有勁，惟新文化運動中的德謨克拉西與賽恩斯的號召，大力的衝激了我們的思想。

新青年、新潮等刊物，為高師學生貿易部大量推銷，（鄭彥葵先生在學生貿易部，推銷這類刊物甚為努力）不久，高師、嶺南、省立女師、公益女師等校二十多位學生發起組織人社，出版人聲旬刊，八開一頁，紙質好，版面由左而右的橫排。發刊詞題為人的呼聲，寫得很激昂、爽朗，蔡詠裳女士（公益女師畢業，後升燕京，喜文學。惜參加共黨，翻譯左派小說多種，地位與鄧穎超相等）譯了人類的屠場小說刊登，故出版以後，受知識份子的注意。（鄭彥葵先生年前尚談及此刊之新格式）

人社成立一年多，因社員升學及做事等原因，便結束了。成立一週年時，曾拍一張照片，在國內的我們已沒有保存。陳榮捷先生講學美國，沒有經過瑣尾流離之苦。年前曾將該照片寄給我。看。（榮捷先生在美，成為研究東方哲學的權威，曾譯六祖壇經、老子、王陽明傳習錄，朱子近思錄出版，並將出版陳榮捷哲學論文集）在其中

生，不必來擔任這工作。我需要一大批高等知識的青年到民間作深入而普遍的宣傳。要多數人民明白革命的道理，信仰革命的道理，革命纔能成功。而且你們在廣州做這樣的準備，很容易被軍閥的爪牙知道，破獲了徒然犧牲。你們應該努力去革命的宣傳工作。革命要分工合作，你們大學生應努力於三民主義的宣傳較合適。」他說後，並讓我們看大地圖，把國內外形勢指示我們，勉勵我們研究三民主義；努力於宣傳工作。我們敬承這一代偉人的耳提面命，非常興奮！卓夫先生於二十多年後在澳門指揮抗日工作，取義成仁，可以對國父在天之靈；我却碌碌無所建樹，真是慚愧！

同抵廣州，我們把經過情形報告鍾先生。高師畢業考試即開始，考完試，我的學生生活便告結束。

白頭師生暢話當年

我由民元入附中，民九高師畢業，在高師共歷九個年頭的歲月。我們的老師，都是當日廣州有名好學問的人物。其中給我們的印象較深刻，受益較大的有：

(一)劉芙初先生，他是高師第一屆畢業的高才生，留附中及附師教數學，即教我班。他講課極為簡要明白，沒有空話；考核功課極嚴，每週都有半小時或一小時的小考。生活很有紀律，不抽煙，不飲酒，上課準時，從不遲到早退。尤其他利用課暇和我們談他勤苦升學的經過，對我至有鼓勵。凡經他教過的學生，對他無不敬佩。現在

臺北的政治名人鄭彥彥先生，香港的教學權威蘇熊瑞先生都懷念他，稱讚他。共匪陷廣東，他留在中山故鄉，鬱鬱病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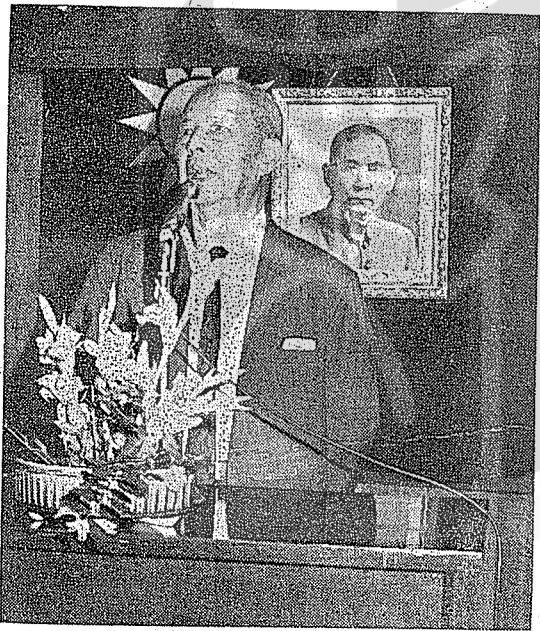
(二)趙策六先生，他是高師的監學，沒有上課。但高師學生無不識趙先生，無不親近趙先生，因為他對人有很強的記憶力，只要入學註冊時見過面，即可認識其人，五年十年後仍可叫出他的姓名。他又性情溫和，學生有事求他；無不盡力。尤其畢業生找職業，他很快就會妥為安排。他真是高師生最慈愛的保姆，最有人情味的聯絡總機關。鄒海濱先生任中大校長，排除舊人，第一批便把他排除掉，失去不少高師畢業生的人心。

(三)金湘帆先生，他是廣州有錢的世家，畢業

於日本高師，做廣東高師的校長。性情溫和，從未見他疾言厲色，頤指氣使。他不察察為明，信任經辦人，不總攬權力，不干涉所屬單位職員之職務，饒有分層負責之精神。尤其當時軍閥主政，教育經費積欠，而高師生供給膳食，每日必須開飯，就賴金先生之張羅借墊。（他能久任校長，沒有政客去覬覦謀取高師，即因高師生要供膳，他們不願背這個濕包袱。）高師在軍閥橫行之下，政治污亂，却能保持安定，絃歌不斷，金先生之功勞甚大。

尤其他對於我，有意栽培。我六月畢業，派我到南京高師參加童子軍暑期訓練班。結業回來，便命我重新籌辦學校的童子軍。廣州市教育局即派四督學（我記得有劉芙初、余春池、陳延焯三位先生，都是我的老師輩）赴日本考察小學教育，又派我隨同前往。回來，便命我做小學體育主任，授以全權。我到社會辦事，在高師附中、附小辦童子軍，辦體育，能貫徹計劃，是很愉快的一段時光。

(四)楊果慶先生，他是有盛名的嶺東大儒，言必稱孔孟程朱。讀古文，長聲朗誦，如唱藍天白雲。相傳他結婚時洞房之夜，他肅然向新娘作一大揖，說『求子息』新娘愕然不知所答，他就登牀和衣而睡。第二夜也如此。三朝，新娘回娘家，把他的怪狀哭告母親。母親教女兒檢回禮說『相公請便』纔成周公之禮。像這樣嚴謹，



張香譜老師在七大單位歡迎會中演講

道學的老師上堂，我們怎敢不恭敬靜聽。

(五)黃樵仲先生，他的思想，和林琴南先生差不多，深惡白話文。但他國學很博，口才又好，講書能近取譬，且十分風趣，所以他上堂，不只我們喜歡聽，教室外也有別班的同學站着聽。除他以外，似再沒有另一位老師像他這樣叫座。他知道我是白話文的喇喇隊，但未斥我『非吾徒也』。常和我講中國文化在人生的價值，希望我『改邪歸正』。我自信不是隨波逐流，盲從附和的人，我贊成胡適先生白話文，德謨克拉西，賽因斯的主張，是因中國需要這三樣東西來革新，挽救國家。三十多年後，胡適先生主張全盤西化，華裔不要讀華文，我就期期以為不可，加以反對。

(六)張香譜先生，北大畢業，教我班法制。他考試不重教科書的記憶，而重問題的理解。我記得畢業試第一堂就是考法制，我剛從上海回抵廣州，匆匆忙忙，趕上堂考試，心裏很怕。看到題目，我即高興萬分。張先生後來在廣州創辦國民大學，造就很多。大陸淪陷，他跑到三藩市，一面教僑校，一面照顧東華醫院院務，（三藩市的東華醫院，和廣州的方便醫院，香港的東華醫院一類，重病隨時可進院，急診及留醫手續都很簡單，比臺大醫院方便得多）極孚僑望。四十三年我到三藩市拜候，他身體很好。今年（五十九年）他回國觀光，僑務委員會，華僑救國聯合總會，世界龍岡親義總會，中美文化經濟協會，華僑協會總會，廣東同鄉會，廣東國民大學校友會七個大單位聯合舉行茶會歡迎他。他年逾八十，精神矍鑠，與數百來賓週旋，毫無倦意。我們白頭師生談往，更感興趣。我的高師老師，只有他一位能有這麼高齡而健康，回到祖國，和我們見面。

二百五十歲人瑞實記

楊森。李寰等著

現已出版定價十八元

四川二百五十歲老人李青雲一生事跡，及其延年益壽之術，自在中外雜誌連續刊登後，引起海內外人士熱烈反應，密切注意，其中尤有深具學術價值之討論。頃應讀者要求，輯印成書，列為中外文庫之第三種，業已出版。

定價拾捌元 郵購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

四號立即寄書（郵票通用）